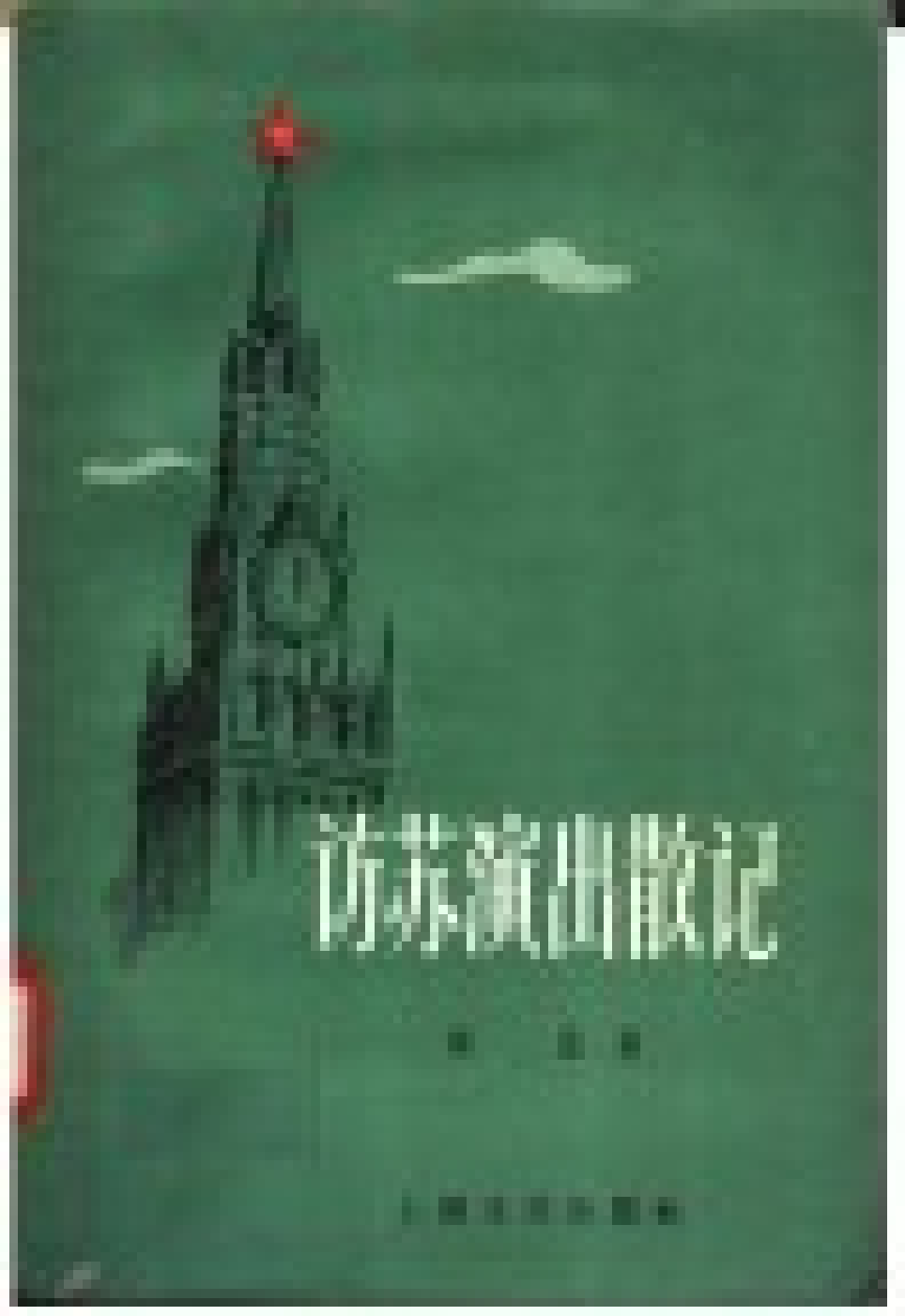




访苏演出散记

陶 雄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访苏演出散记

——

（作者姓名）

內 容 提 要

本書記錄上海京劇院訪蘇演出的情形，其中包括我國京劇怎樣受蘇聯人民的歡迎以及他們對我國的深厚友誼與感情。此外，蘇聯藝術家，觀眾對我國京劇的看法，蘇聯各地歷史文物的風光等，也有所描述。

訪 蘇 演 出 散 記

陶 雄 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號

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紙 1/32 印張：3 插頁 1 字數：57,000

1957 年 8 月第 1 版

195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統一書號：10077·620

定價 (7) 0.30 元

前 記

上海京劇院以周信芳院長為首的一個團，於1956年10月28日由北京出發，作訪蘇演出，1957年1月15日返京。在蘇聯逗留了六十四天，訪問了莫斯科、列寧格勒、塔林、里加、考那斯、威爾紐斯、明斯克、高美里和基輔等九個城市，演出了五十三場，演出了雁蕩山、三岔口、盜仙草、拾玉鐲、打漁殺家、泗州城、小放牛、秋江、雙射雁、十五貫、芭蕉扇、空城計、投軍別窰、八仙過海、挑滑車、蕭何月下追韓信、貴妃醉酒、擋馬、四進士、徐策跑城等二十個劇目。其中，有許多是只演半小時左右的小折子戲，有的是演出達一個多鐘頭的中型戲，有的則是像“十五貫”和“四進士”這樣的大型劇目。我們的演出，都本着一個方針：保持京劇的本來面目，不作不必要的刪節和改動。

只有貫徹了這一方針，京劇藝術才能真正介紹出去，中國戲曲的民族傳統才被國際友人所真正認識，文化交流的目的才能真正達到，兩國人民的友誼和了解才能有進一步的增進。

我們在蘇聯，除去演出外，還謁了列寧、斯大林墓，還作了

观摩、訪問、參觀等活動。每到一處，我們都尽可能擠出時間來觀摩他們的優秀的民族藝術，并觀光游覽當地的名勝古迹。六十四天里，我們应邀集體觀摩了二十場演出，其中個別同志上劇院看戲的還不算在內。我們還先后在莫斯科和基輔拍攝了兩部訪蘇演出的紀錄電影。

在回國的時候，我們行裝里多了十幾箱名貴的禮品和九面榮譽獎狀。這些獎狀，有的得自蘇聯文化部，有的是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發的，有的是市蘇維埃頒發的，也有一面是波羅的海艦隊為了酬謝我們團為他們戰士的演出而頒給的。

這些榮譽應該歸功于祖國和人民。

這次訪蘇演出，就每一個團員來說，主要的收穫應該是：在藝術上、在政治上，都大大開拓了眼界。在竭盡一切力量把我們的優秀的民族藝術介紹給我們的友人的同時，我們自己在學習上、在藝術實踐上也獲得了大丰收。我們無時無刻不感受到無比珍貴的充滿國際主義精神的同志式的友愛；我們深深体会到自己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驕傲和幸福。

在旅途上和歸國以後，我陸續把訪問演出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即興寫成了一些零星的篇章，目的只是為了存念。然而六十四天的生活，浩瀚充盈，實在太豐滿了；紙短筆禿，絕難反映千萬一。但求不致失實，即使有所挂漏，也就于願已足了。

目次

前記

初出國境.....	1
奔馳在西伯利亞大平原.....	3
真誠的笑容.....	5
莫斯科作客的第一天.....	8
在莫斯科音樂劇院演出.....	10
經受了考驗.....	13
首先要懂.....	16
偉大的友誼.....	19
奧布拉茲卓夫.....	24
莫斯科地下鐵道.....	26
英雄的城 文化的城.....	29
列寧格勒的觀眾.....	32
阿夫杰也夫.....	35
列寧格勒的中國留學生.....	38
“列寧草棚”.....	41
愛沙尼亞一瞥.....	43

塔林日志.....	47
和藝術家們座談.....	50
詩人萊尼斯的家鄉.....	53
“中國周”.....	57
踏上第三个波罗的海國家.....	61
一万公里的桥梁.....	64
繁荣的羣众文化生活.....	67
参观明斯克市容.....	71
在明斯克的接触交往.....	74
第三百二十号城市.....	78
基輔八天.....	81
踏上归途.....	88

初出國境

“莫斯科—北京”直达國際列車在滿洲里停了兩小時五十分鐘，到十時三十五分才開出站去。

開出滿洲里，就意味着與祖國暫別了。全團七十四人，90%都沒出過國，這時，心情的激動是可以想見的。暫時還沒有人想到抵達莫斯科以後的種種情景，現在，最抓住人們的興趣的是國境綫究竟是個什麼樣子，我們在車上將是怎樣跨過國界去的。

大家都走出臥房，成排地站在過道里，扒着窗子往外張望。幾分鐘過去了，什麼也看不見。廣大的原野上行駛着獸力大車，趕車人都是中國同胞；鐵道旁有鐵路工人在操作，他們也全是中國人。

不知不覺地，我們終於跨過了國境綫，眼光銳利的人看見鐵道旁土路上架設着一根停車杆，杆長不過丈把，上面標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徽上勻插着三面中國國旗。和這一道停車杆遙遙相對，相距不過百步，另外還有一道停車杆，那上面的國徽和國旗則是蘇聯的。中蘇兩國的這一國界，就這樣君子式地劃出來了。解放七年多以來，中蘇兩大國緊密地團

結着，友誼愈來愈深厚，合作愈來愈親切，互相幫助，互相支援，這種親兄弟般的血肉關係，從分界綫的形式上也充分反映出來了。

當同志們揮手向安放在最邊緣地帶的國徽和國旗道別過後不久，車就緩緩開進了奧特波爾站。這是國際列車到達蘇聯的第一個車站。從這時起，列車行車時刻改按莫斯科時間計算。車到奧特波爾，按照北京時間，大致是十一點鐘左右，但行車時刻表却告訴我們是上午六時。從形式上看，是光陰倒退了五小時左右。有人說，我們占了便宜——多活了五小時。如果按照這個邏輯，將來回國的時候，我們還是要把這五小時吐出來的。

在奧特波爾還要停留近四小時，除辦理入境等手續外，主要是為了更換列車的車輪。中蘇兩國鐵路軌道的寬度不同，因此必須在這裡更換車輪。換輪的手續，通過機械，十分便捷。不過分把鐘，車身就被舉重機抬起一尺多高，舊輪子被推走，新輪子被起重機吊過來，車身再放下，和車輪合了槽口，手續便告完了。許多同志興致勃勃地佇立看完整個一套操作過程。

車到奧特波爾不一會，代表蘇聯國家專誠迎候我們的使者就找到車上來了。五十歲的老演員拉金同志和二十三歲的翻譯唐繼德·瓦羅加同志在這裡已經住了好幾天，五天前他們在這裡接待了我們的先遣人員，現在又以親切的笑容和真摯的態度歡迎了我們整個大隊。

團的領導人員和主要演員首先被邀到餐車上去就餐。餐桌上擺滿了吃食：冷碟、麵包、汽水、鮮紅的蘋果、豐盛的黃油；

最使人感到興趣的是一碟松花皮蛋，盤內還澆上了中國醬油；接着湯上來了，是一盆榨菜肉片湯。問過瓦羅加同志，才知道為了招待我們，車上還帶了會作中國菜的廚司和中國菜品、中國作料。

從這時開始，我們就將一直在蘇聯國家的殷勤款待之下，由拉金同志和瓦羅加同志陪同我們到莫斯科，到其他的蘇聯大城市，並最後地、全部地完成我們的演出任務。

他們熱情地招待我們，正像我們國家所派遣的工作人員熱情地招待蘇聯國家派遣的藝術團體的人員一樣。中蘇兩國牢不可破的友誼以及文化合作的真誠願望，于此更充分地體現出來。

奔馳在西伯利亞大平原

今天，11月2日，列車奔馳在西伯利亞大平原上已經四天了，但是我們還將在這地區奔馳下去。

沿途所經各站，許多地方都在下雪，有一段地方雪花被緊急的西風所逼迫，像箭一樣地橫飛起來。我們安坐在溫度高達攝氏二十四度的車廂里，實在想像不出被雪箭射中的肌膚會有怎樣一種感覺。大部分地區都積着寸許的雪，水塘、水溝都結了不算薄的冰，遙想上海這時正是十月小陽春，少男少女們大概連夾大衣都還沒有上身罷？

除去冰和雪而外，西伯利亞大平原上最多的東西是成堆的木材、成幢的木頭房子和成片的樹林。一路上，只看到兩種

樹木：白樺和雪松，在暮下的氣溫中，在復雪的草地上，筆直地挺立着，有睥睨一切的神氣，在一望無際的原野上，何止幾千萬億株，也無怪乎遍地是木材了。西部，參天的密林連綿不斷，一如電影和圖畫中所見。東部則稀稀疏疏，樹身也很矮小，顯然是不久之前才種植起來的。果爾，在這麼廣袤的土地上，人工地種起這麼多樹秧來，西伯利亞人民對於植林的魄力和決心，也就大為驚人了。

列車駛過的地方，除車站附近外，人煙是稀少的。在東部某小站近邊，一片灌木叢中，忽然出現一個裹在重裘中的兒童，顛巍巍地在向我們招手。多寶貴的友情啊！冰天雪地，林木映掩，一片稚氣，又是多么優美的圖景啊！

西伯利亞鐵路的路基不甚平坦，因而行車顛簸得相當厲害；有人說像坐船，有人則說我們是睡在搖籃里。據了解，全綫當中有一段還是沙皇時代修筑的，確否待考。不管怎麼說罷，從奧特波爾到莫斯科，日夜飛馳，還要走六整天，如果再加上東至海參崴的一段，這條鐵路該是多么浩大的工程，何況還是雙軌！

在西伯利亞，時間真是一個謎。北京時間和莫斯科時間相差約五小時，從奧特波爾起就已經加以調整了。但另外還有一種地方時間，那是生活作息真正足以為據的時間，因為它們是與太陽起落相一致的。在車上，別的都根據莫斯科時間，但吃飯却必須參考地方時間。在赤塔，據蘇聯朋友告訴我們，和莫斯科相差六小時；第四天所到各處，如新西伯利亞，和莫斯科相差三小時；第五天所到各處，如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則

相差二小时……簡直把人弄胡塗了。

在西伯利亞，妇女的劳动力是很頂事的。一路上尽看見上身着棉制服、足登大皮靴的劳动妇女。鏟雪的是她們，鑿冰的是她們，站上洗刷車身、搬运小量煤炭的也往往是她們。鼻子冻得紅紅的，臉蛋冻得紅紅的，但精神飽滿，精力充沛，干活是一等。

西伯利亞沿途各站，開車一般不預告（当然，俄文廣播我們也听不懂），火車头汽笛一响，車身馬上就蠕動起來。团里演武戲的青年，每到一站，就要下去活动筋骨，跳跳蹦蹦，翻翻騰騰。拉金同志生怕他們欢跳得忘記上車，被遺落在半途站上，因此，总是親自照拂，婉劝大家早些回車。

真的，小伙子在站上練几套，不僅于己有益，站上的旅客員工也十分欢迎。有一次，十几个小伙子列隊練小翻、前扑、旋子等基本工，一下子就聚集了百十个免費观众；練完了，还有人鼓掌，掌声不但來自站台上，而且來自車身下面；原來几个工作人員伏在鉄軌上工作，順帶也停下手來看几眼；看到妙处，情不自禁也鼓起掌來。

真誠的笑容

一路上，我們始終受着笑容的潤澤。这笑容，不僅是友善的，而且是真誠的。因此，虽然置身陌生环境，但精神上却完全像在家里一样。

接待工作組的拉金同志是一个老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那一年，他十七歲，從那時起，他就一直呼吸着革命的空氣成長起來。他受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教益，六年前還在舞台上作演員。老到、深沉，遇事經過成熟的思考。但儘管這樣，他臉上却始終挂着親切的笑容、真誠的笑容。看到小伙子不帶圍巾就走到站上來，他總像長兄般地，笑咪咪地以手示意，警告他們不可着涼。的確，在蘇聯，人人着重保護脖子。婦女往往用一塊大圍巾，連頭帶耳兜頸一圍，只讓眼睛、鼻子、嘴露在外面，這樣就不容易感冒了。可是有一次，拉金同志勸告小伙子們要帶圍巾時，却被一個小伙子指出來他自己也忘記帶了，於是大家相與大笑。

翻譯瓦羅加同志只有二十三歲，却已幾乎成了“中國通”。他會說北京土話：“倍兒棒”、“沒眼”，也會說來自古典書籍的“走馬看花”、“寢不言、食不語”等等。他也会形象地向我們解釋：我們將要在莫斯科住的高爾基大街，是一條十分熱鬧的直干道，猶如北京的東、西長安街，上海的南京路。這位青年非常活躍，人緣特別好；他不僅臉上經常挂着笑容，而且是笑口常開，笑聲不絕。

餐車上的工作人員，對我們，也老是笑臉相迎。餐車主任，一個壯實的中年人，經常靦腆的，走過去、走過來，總對我們笑笑。據翻譯告訴我們：誰要夸他菜作得好，他就要臉紅。他常不辭跋涉，到我們臥車上來，操着夾生的中國話對我們說：

“吃飯。”

餐車上僅有的兩個女服務員，特別使人發生好感。一個叫阿莎，身材出奇的矮小，但精力過人的旺盛，穿一件短袖綢

衫，端着碗碟，跑來跑去，從無倦容。儘管彼此語言完全不通，她總格格地笑着向你說上一大篇話。話的內容不外是問你菜好不好吃，或者詢問你為什麼剩下這麼大塊牛排或炸魚。

另一個女服務員娜加，頗長健美，大眼睛、小嘴窩。特別引起大家的注意的是她那一頭的黑髮。問來問去，原來她還有着中國血緣。先聽說她父親是中國人，後來又說她祖母是中國人。結果弄清楚了，俄文祖母那個字讀音與“爸爸”近似，但多一個音節，翻譯匆忙中把那個音節聽漏了，所以誤說成她的爸爸是中國人。也許就由於這點血緣的關係吧，似乎她對中國人特別有好感。她向我們的某些女演員要了照片，工作完畢以後還跑到臥車上來看望我們的女演員，語言不通，就挨緊了含笑相對默坐。這是多么動人的鏡頭啊，偉大的友情的標志！有人問她：除俄語外還會說哪國話。她想了一會回答說：“中國話”。她說她學過三個月的中國話，可惜現在都忘了，她正竭力往回找。我們經常聽到她說的中國話只有一句，那就是“吃蘋果”。

餐車的“后台工作人員”——廚師及其助手，可惜我們無緣得見，但我想他們一定也是隨時挂着笑容的，因為透過他們所作的鮮美可口的菜肴，我們就看到了這種親切的和真誠的笑容。車過貝加爾湖的那天晚上，我們及時地吃到了貝加爾湖特產的鮮魚。這種魚的肉，細嫩如螃蟹，但由於出水即死，不易保藏，只有在車上現作現吃，才能一飽口福。從這裡又體現了多么深厚的友情啊！

車每一靠站，我們總接受到許多笑容，不論是站上的員工，

鄰車的蘇軍戰士，或是看不出身分的不知什么人，都很自然地以這種親切的笑容投擲我們；也常常很自然地相互招起手來。我想，這不為別的，就為了他們是蘇聯人，我們是中國人。

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站上——這是沿途所經過的最大的一个站，還有中國話的廣播——報告停車和開車時間，聽起來使我們有無限親切之感。

莫斯科作客的第一天

走出叶拉斯拉夫車站，我們便看到了嚮往已久的莊嚴壯麗的莫斯科的市容。

真想佇足多看几眼周圍的一景一物，深深呼吸几口清新而又寒冷的空氣。但歡迎的羣眾把我們簇擁上了汽車，車窗外面的景物很快就向後面移動起來。

車沉默地奔馳着——後來我們才知道，莫斯科的汽車已經全部停止使用喇叭；車廂里，我們几个人也沉默着。双眸凝定在窗外浴着白雪的高大整潔的建築物上，心里却茫茫然。一切是陌生的，一切是新奇的，而我們却將在這嶄新的環境里旅居一个時期。

伴送我們的老同志拉金，似乎看出了我們的心事，他很想要——為我們介紹——這是什麼大廈，那是什麼商店……但顯然他也愛莫能助，因為在我們的車上缺少一名翻譯。

車奔馳了十几分鐘，在一條十分熱鬧的大街的一座不算堂皇的大廈——座落在高爾基大街上的中央旅館前嘎然停

住。

說它不算堂皇，是和莫斯科的一般巍峨的建築物相比較；誠然，中央旅館的建築，年紀是相當老了。可是，房子雖然旧了一些，據翻譯同志向我們介紹，它却是一個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的處所。在辟為旅館以前，它曾經是第三國際的機關所在地。我們所熟知和景仰的革命偉人季米特洛夫、哥特瓦尔德、皮克、瞿秋白……都曾在这里辦過公。我們能夠住在這樣一個地方，都感到非常榮幸和高興。

在莫斯科的第一頓飯，是在旅館下面臨街開設的阿斯多利亞飯店吃的。陪同我們共進午餐的蘇聯文化部巡迴演出局副局長加遼伊諾夫在第一次舉杯時，十分誠懇地說：“上海京劇院訪蘇演出團在十月革命節的前夕來到莫斯科，意義就更其重大；因為，你們的訪問演出，在我們看來，就無異於我們自己的演出，而我們的偉大的節日也就是你們的節日。現在，兩件事被聯繫在一起了。你們在我們的節日到我們的首都來作訪問演出，彼此一定感到加倍的愉快和幸福。”

入晚，在萬家燈火中，我們由國際旅行社的專門人員陪同着，乘車參觀市容。

這個有着八百萬人口的萬國衣冠的大都市，真太偉大了。車子把我們載到紅場，又把我們送上列寧山；我們隔着莫斯科河远眺了河彼岸的巨大無比的體育場，坐着車子繞着高聳入云的三十二層大樓的莫斯科大學環行一匝，又回到市區，沿着環城路奔个不停，一轉眼，三個小時就過去了。

在汽車上，講解員滔滔不絕地講着：這是文化大樓，這是

普希金廣場，這是地下鐵道的總車站，這是大劇院，這是“長胳膊的人”——莫斯科締造者的銅像，這是十七世紀擊敗波蘭侵略者的人民英雄米寧和巴扎爾斯基王子的塑像……年代、月日、數字，樣樣了如指掌。聽着他的解說，我們記不勝記，大家都產生了一種墜入茫茫大海的感覺。

講解員講的，最使我感覺興趣和永記不忘的，是這樣一段故事：衛國戰爭中，希特勒曾經驅策着他的瘋狂的部隊一度逼近莫斯科郊區；這個不知死之將至的瘋漢，大約是得意忘形了，在戎馬倥傯中竟還有閑情逸致，把大批的紫紅色巨石運到莫斯科前線來；人家詢問這些石塊打算作什麼用，希特勒的將軍們譁笑地回答：“我們就要進入莫斯科了，進入莫斯科之後，我們要拿這些來自德國的巨石，在市中心豎立一座慶功碑。”可是，現在——講解員指着路邊一座巨大的嶄新的建築物，聳聳肩膀說：“現在，希特勒和他的將軍們的尸骨已經寒了，他們的希望永遠成了泡影，他們的慶功碑豎不起來了。但這些經過千山萬水運來的德國石頭却作了我們莫斯科市民新建住宅大廈的奠基石。”

在莫斯科音樂劇院演出

在莫斯科，我們在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科命名的莫斯科音樂劇院演出了十一場。

這家劇院曾在1954年訪問過中國，在北京天橋劇場演出了“天鵝湖”、“巴黎聖母院”、“叶夫格尼·奧涅金”等許